

张力毅
晋文

著

一个少女的悲剧



- 一个少女的悲剧
- 毒蛇的末日
- 烟蒂之谜

YI GE SHAO
NÜ DE BEI JU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I247.5

2940

一个少女的悲剧

张力毅 晋 文

BK78124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B

453866

一个少女的悲剧

张力毅 晋 文著

责任编辑：王咏声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省 荥阳县 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8.75印 张187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94,000册

统一书号： 10385•125 定价1.50 元

目 录

一、一个少女的悲剧……………(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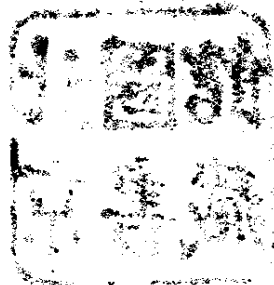
天真无邪的少女，父母双亡。留下遗产数万，引起风波连绵。因她处世不恭，朝秦暮楚，终于引来杀身大祸……

二、毒蛇的末日……………(112)

制服毒蛇，是公安战士的嗜好，抓蛇时恰遇罪犯行凶；杀死同伙，是为了掩饰罪证；做案者报案，是愚蠢还是精明？毒蛇的末日终于来到……

三、烟蒂之谜……………(211)

由三个烟蒂展开推理，用严密的思维进行侦破；罪犯在彩电案中留下一连串的阴影；殊死的搏斗，显示着公安战士的机智、英勇……



一个少女的悲剧

一 善恶决斗

西斜的骄阳很快接近了远处的山头，一会儿，它就摇晃着把最后一抹金辉洒向大地，落入山后。夜幕逐渐低垂。

经过一天的曝晒，建筑物和柏油路散发出一阵阵热浪。晚饭后的人们，受不了屋内的闷热，三三两两地摇着扇子去寻找清凉的地方

解放路是枫城市的主要街道和最繁华的地方，在它的北侧东端，是枫城市政府的高干住宅区，浓荫掩映之下，几幢不大的楼房坐落其中；往西是“五一”公园。在东西走向的解放路和东北、西南走向的迎新路的夹角内，街心花园里，红花惹眼，绿叶摇曳，随着夜晚微风的吹拂，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。

此刻，已到了熄灯的时间，夜晚的宁静替代了白天的嘈杂，散步的人们已陆续离去，只有“五一”公园的林荫小道上和街心花园的花丛旁，还有一对对情侣、恋人在绵绵细语，互诉衷情。

这时，街心花园的西边，临近连接解放路和迎新路的一条不长的公路旁，在路灯的映照下，石凳上的一对男女青年不知为了什么事，正在争吵不休。男的说：

“这个问题我们争论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可你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同你那些所谓的朋友时常沉醉于靡靡之音当中，跳什么摇摆舞。既然我们已确定了关系，我就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，你也应当注意自己的影响。”

一个尖细的嗓音答道：“你说年轻人在一块听听歌曲，跳跳舞有什么不好，这叫友谊，你懂吗？现在的社会现实，没有广泛的交往就寸步难行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何况举办舞会也没有受到禁止，我们既要向国外学习，就应该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男青年显然发怒了，他打断姑娘的话，大声说道：

“友谊，友谊，你所谓的友谊，就是同你那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整天厮混在一起，跳那些令人作呕的摇摆舞，还堂而皇之说是学习国外。我问你，我们提倡向先进国家学习，是要学习和适当地引进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，还是盲目地模仿他们那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活方式？这点道理，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装糊涂？如果一个容貌娇艳而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人，他的思想、灵魂却是空虚、庸俗甚至是肮脏的，那她只能给人以一具尸体的形象。”

“哼哼。”姑娘冷笑一声，“请不要把这些拾人牙慧的东西搬到我这儿来卖弄，你有你的恋爱观，我也有我的情趣爱好，我不准备干涉你的自由，你也不用想着束缚我的行动，更不要企图以训斥的口吻左右我的意志，今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分道扬镳，各奔

前程好了。今天你约我出来原来是下最后通牒呀！好吧，赵诚同志，还有什么要讲的，请快说吧，我该回去休息了。”

“哼，姜莉莉，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，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你，当初海誓山盟、甜言蜜语的是你，今天背信弃义的还是你，象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尝到自己酿成的苦酒的，那个时候……”

赵诚气得声音有些发颤，他还要往下说，姜莉莉头一扬，讥讽说：“记者同志，再见了。”说完就扬长而去。走出十几步远，赵诚愤怒的目光盯着她的背影说了句：“卑鄙！”

一句话激怒了姜莉莉，她猛地转回身，站在那里，大声嚷道：“赵诚，把你的话再重复一遍！”

“重复一遍又怎样？”赵诚的声音也放大了，“你以为我是个胆小鬼，窝囊废？你看错了人！”

“你少废话，有胆量你就再重复一遍！”

赵诚的嗓眼里蠕动着刚才说的那两个字，正要脱口而出，无意中看到由东向西的花丛小径上，走来一对手挽手的情侣，向姜莉莉迎面走来，正要擦肩而过，那女的忽然回头叫了一声：

“哎，这不是姜莉莉吗！”她说标准的北京话。

“嗯，是我。”姜莉莉愣怔了一下说。

“怎么，不认识了？”

“两天不见，打扮得好神气啊，还戴了个眼镜，装模做样的，难怪认不出你俩。”姜莉莉勉强笑了笑说。

“咯咯……”那女的轻声笑了，“没事闹着玩。”然后向赵诚膘了一眼，“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们，一定是朋友吧？好呀，跟我打埋伏，今天可被我发现了。你们因为

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值得这样吵吵嚷嚷的？”

她身旁的男青年不等姜莉莉回答，向赵诚呶了一下嘴，操着浓重的天津腔小声问姜莉莉：“喂，那位是谁？”但他的声音足能使赵诚听清楚。

“噢，你问他呀，过去是朋友，今后是路人相见了。”姜莉莉回答。

男的声音放大了：“喂，这样说话可就不对了，两人闹点别扭是难免的，怎么能因此分手呢，还是重归旧好吧，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。你看我们俩，不也经常发生‘内战’吗？可毕竟还是梁山弟兄，越打越亲呀。”他把最后这句话拖得很长，尤其是那个“亲”字说得很重，让人听了有些刺耳。他说完，大方地笑起来。

姜莉莉说：“不，我们的矛盾时间长了，是原则问题，无法解决。”

“咳咳……”旁边一阵咳嗽声，走来一位拄着拐杖的人。他来到三个人面前说：“同志，有火柴吗？我想抽支烟。”

那女的不满意地瞪了他一眼。这是个左眼贴着纱布的老头，好象害着眼病。她紧接着说：“这没抽烟的，快走吧。”

那个男青年责怪地瞟了一眼自己的女伴：“喂，我这儿还有几根，给你算了。”说着掏出一个火柴盒递给了老头。

老头背转身，点燃一支烟，又回过身来，笑着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一瘸一拐地从赵诚身边走过，上了公路，拐向北去了。

那个男青年看了一下手表说：“哎呀，不早了，都十一

点多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”他又对姜莉莉说：“喂，我们送你吧？”

“不必了，我自己走，两分钟就到。”姜莉莉说毕，穿过解放路向北走了。

男青年也挽着女伴的胳膊，匆匆向南走去。

一弯明月高挂中天，无垠的夜空星光闪烁，象是眨着眼睛俯视公路两侧的华灯。夜，静极了，只有偶而急驶过去的汽车，打破午夜的沉寂。

临近解放路，红砖围墙内的几幢高干小楼，上有浓密的杨槐遮掩，下有丛丛的灌木围绕。前天下了一场大雨，由于这些树木挡住了阳光的照射，水汽不易散发，因而地面很潮湿，低洼处还有小块的积水，如果是盛夏的正午，这里是舒适的避暑场所，而在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的时候，一个人走在这里，倒有一种阴森的感觉。

这时，一个身材修长，略显清瘦但很精神的青年人，沿着解放路由西向东急急走来。

他进了围墙门，向距自己最近的那栋楼走去，步入楼门，伸手摸到开关，一按，电灯没有亮。“奇怪。”他嘟哝了一句，摸黑上至二楼，却看见从对门姜莉莉家的门缝里透出一缕光线。屋内没有响动。“也许又是刚送走她那些舞伴。”他这样想着；厌恶地朝那个门瞥了一眼，然后转身掏出钥匙，借着微弱的光线，摸索着把钥匙插进锁眼。

“啊！”突然一声大叫，紧接着是“当啷”一声金属落地声，姜莉莉家的门开了，灯光射在青年人的脸上。他还没看清楚什么，一个人迅疾地冲出门，窜下楼去。

一个不祥的念头从年轻人脑际掠过。“罪犯，抓住他。”他尾随着黑影向楼下奔去，循着黑影逃跑的脚步声向南追。黑影听到后面有人，跑得更快了，把树枝撞得哗啦哗啦直响，还夹杂着撕破衣服的“哧啦”声。黑影已经爬墙了，也许是心慌，窜上去又掉下来，他爬起来又上，右腿和上半身已卧在墙上。后面追赶的青年人急了，一连几个跨栏动作越过灌木丛，一把扯住黑影的左腿把他拉了下来。“站好，干什么的？”

逃跑的人从地上爬起，双眼闪动着狰狞可怖的凶光，盯着面前追赶他的人。

青年人也看清了他，个头比自己还高很多，生得五大三粗，虎背熊腰。借着墙外路灯从树叶间洒落进来的光，依稀可见这家伙脸上横肉块块饱满，一脸杀气，满头黑发猪鬃似的支楞着。

青年人想：“这家伙可能不太好对付，我不能大意。”

“咚。”青年人还是大意了，不容他考虑该如何制服对手，那人已抡起右拳，一个“黑虎掏心”打来。“唉哟！”青年人立刻痛得双手捂住胸口。歹徒跟着又是一个“双风贯耳”，青年人“扑通”倒在地上，歹徒拔腿绕着树丛向西跑去。

被打倒的青年直觉得两耳“嗡嗡”作响，火辣辣地疼。他咬牙站起身，暗恨自己刚才的疏忽。“不能让他跑掉。”他这样想着，重又抖擞精神，向歹徒追去。

歹徒虽然粗大，可赛起跑来，远不是青年人的对手。两人的距离很快就只剩几米远了，“哧溜——古咚，”歹徒被地面的积水滑倒了。他不顾满身泥水，翻身爬起。同时，追赶

的青年人也来到跟前，两人重又摆开决斗的架势。

此刻，青年人已经明白：对手刚才打出的几拳，出手凌厉，套路分明，不同一般，非受过一定训练难以做到。要制服他，必须凭全套本事了。

歹徒急于跑掉，担心时间拖长了有人来，就再次攥紧了拳头。

“嗨嗨！”歹徒突地踢出“海底偷裆”，打来“熊掌拂面”。青年人左闪右避，凶狠的两招均落了空。歹徒又嗖地一记“穿喉掌”，青年人侧身躲过，一把抓紧对方手腕，顺势往前一带，对手的后背正对着自己，几乎是同时，闪电般地挥起右拳，“嗨！”给了对手一个“泰山压顶”。歹徒“啊呀”一声怪叫，瘫倒在地。青年人扑上去卡他的脖子，不料歹徒双腿一伸，来了个“兔子蹬鹰”，一下把青年人踢出好几米远，青年人随着身体的惯性，打了几个滚，正待起身，歹徒已象一头凶猛的野兽扑过来，抬起右脚向他的腹部狠命踢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躺在地上的青年人身子一拧，左脚钩紧歹徒的左脚后跟，右脚用力向他的右腿踹去。歹徒失去重心，直挺挺向后摔去，“嗵”一声不动了。青年人站起一看，歹徒的头正碰在一块石头上。他有些不知所措了，踌躇了瞬间，俯身用手一摸那家伙的头，粘乎乎的粘了一手。“唉呀，坏了！”青年人不顾疼痛和满身泥污，越过围墙，穿过解放路、街心花园和迎新路，向近处的某机关值班室跑去。

“喂喂，公安局吗？快……快……出事啦，打死了人！在市政府住宅区，嗯……对对。”

十分钟后，一辆蓝白两色的警车从枫城市公安局驶出，

风驰电掣般向夜幕深处冲去。

二 刀 光 血 影

“喂，瞌睡虫，精神点，今儿可不是一般案子，我早看出来，准是大案。”坐在警车最前排的侦查员云波回过头来，捅了捅身后睡眼惺忪的侦查员常虹，接着说，“你看史科长那副严肃劲。”

在警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，紧挨着法医老方坐着的刑侦科长史凌，两手交叉搭在胳膊上，双眉紧锁，直视前方，象是要从暗夜中寻觅出他需要的东西来。此刻，他正在假设出事地点可能出现的情况。

“我看……嗯……”云波想了想说，“八成是凶杀案，你看科长眉头上有这个。”他把左手摊开，用右手写了个“川”字。

“这就是根据？”常虹半信半疑地问道。

“对了，这就是根据，我已观察过多次，历来如此。我随科长办案不在少数，得出个经验。你那时还是个学生，今天跟他出来还是头一次。”云波自信地向常虹说着。

“甭吹牛，到现场再看。”

“看就看。”

两人都沉默了，各自做着下车的准备。

坐在驾驶员后排的警犬训练员对身旁的技术员张峤说：“拐弯就到了。”然后用手拍了拍蹲在身边的德国警犬，示意它准备下车。警犬立即站了起来，走到车门前，立

起身子，两只前爪搭在玻璃窗上。

警车驶过解放路，一个急转弯，在一座楼门前嘎吱一声停下来。

侦查员们拿着手电筒，拔出手枪，跳下警车向楼里奔去。忽听背后一声喊叫：“喂！等一下。”

史凌他们停住脚步，一个青年从大门外跑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刚才我打电话时，那家伙跑掉了，我找了一阵没找到。”

常虹和开车的侦查员刘严着急地说：“我们再去分头追吧？”

史凌向青年人简要地问明了刚才搏斗的情况后，瞅了一眼身旁站着的警犬说：“不必了，先去现场看看。”

常虹和报案青年并肩走在后面。两人借着手电筒的余光互相对视了一下，常虹惊讶地压低嗓门问了一句：

“彭谦！原来是你呀，我说刚才有些耳熟呢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给你碰上了？”

“上去才能知道。我怕破坏了现场，没有进屋，只是听见一声瘆人的怪叫，还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反正我得叫你们来一趟，因为我认为刚才那家伙被我打死了，那我当然得吃官司，所以我就说打死了人，也包括屋里可能打死了人。咳！谁都说她家迟早得出事。”

说话间人们已走上二楼，只见房门大开，过道内刺眼的灯光撒在楼梯口。

史凌同法医老方并排走到门前，向屋内看去：一把雪亮的两刃匕首扔在地板上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反射着闪闪寒光。

史凌戴上手套，侧身顺墙根走进去，拿起匕首递给身后的老方：“回去鉴定指纹。”说完又向前走去。

老方把匕首放进提包内。侦查员们已经把现场勘察用具带来了上来。

史凌打开两个房间的电灯。一间是卧室，窗帘拉着，空无一人，象是好久没人住过；另一间屋较宽敞，是会客室，中间空空荡荡，靠墙摆着几对沙发和几把折叠椅，还立着一个梳妆台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整套的音响组合。就布置和摆设来看，完全象个舞厅。史凌干脆放弃了另外两个没有开灯的门，转身向一间开着灯的房间走去。他推门往里看，屋内摆着几件时新的木器家俱，没有足以引起人们注意的迹象；这间屋的西墙又开着一个门，里面是个套间。史一步跨进套间，恐怖的惨象出现了：

在紧靠套间西墙的一张沙发床上，直挺挺躺着一个裸体姑娘；嘴里塞着半条枕巾，另一半披在枕头上；脸部被利器戳烂，浑身上下血肉模糊，布满一个个血窟窿。鲜血顺着被单和床沿溅落在水泥地面上，聚成一小片血滩，已经凝固。这一切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第一次经见这种场面的常虹，感到身上有些发冷，眼睛也似乎变得模糊起来。在公安学校时，他就是出名的软心肠。他看了看几位神色严峻的老同志，擦了一下眼睛，悄声说：“狗东西，心真狠呐！”

“开始。”史凌毫无表情地说。

那条警犬随着训练员的手式，围着尸体嗅了起来，不时发出呜呜的低鸣。几分钟过去了，警犬在屋内转了几个来回，又钻到床下，接着跃出套间，很快又返回来。最后，它

一摇一摆走近训练员，抬头看着主人，两眼流露出失望的神色，还一个劲地打着喷嚏。

“史科长，凶手已采取了措施，警犬的嗅觉失灵。”训练员向大家做了解释。

一句话，使人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。

“继续。”史凌面向全体，平静地说。

于是，侦查员们按照各自的分工忙碌起来。老方检查尸体；云波和刘严给尸体拍完照片后，协助技术员张峤打开专用工作灯寻找脚印；常虹随着史凌巡视屋内的一切，寻觅可疑的痕迹。

套间内，沙发床对面是一张写字台，床与写字台之间的靠近窗户处，立着一个衣架，床的左侧正对着门的地方是一个衣柜，其余的摆设都是花瓶、瓷塑和贝雕一类的细碎装饰品。两人的视线又转向外屋。

半小时后，法医老方从套间出来向史凌说：“史科长，从死者情况分析，死亡时间在两小时之前，根据报案时间是十二点三刻来看，死者是在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被害，死前曾被奸污。还有，死者是先被掐死后，又用锐器猛刺。这种锐器很可能是工厂使用的三棱刮刀。根据作案手段的残忍情况推断，凶手对死者可能怀有深仇大恨。另外，死者手腕上还戴有一块‘朗琴’牌瑞士手表，完好无损。”

随后技术员张峤也报告辨别脚印的结果。套间的脚印有四样：一是高跟凉鞋，二是女式拖鞋。这两样鞋印都与套间的鞋样相同，可能是死者留下的。第三种鞋印是27号三型塑料底布鞋。最后一种是胶鞋印，比前一种略小。

听完汇报，史凌重又返回套间，凝视着已经用银粉显示

出来的几双很大的脚印。他特别注意了一下这后两种脚印与床的距离。一串疑问在脑海中画出问号：这意味着什么情况？然后他对侦查员们说：“继续追寻这两种脚印的去向；在所有的房间详细检查和寻找任何可以构成线索的迹象。”

立刻，侦查员们象过筛子一样，重新开始了一场细致耐心的检查。

史凌独自一人留在套间摆弄着死者的高跟凉鞋和拖鞋，又仔细辨认着鞋印。

老方从那间好久没人住过的卧室钻出来，走到正在会客室寻觅脚迹的张峤跟前，问道：“有新发现吗？”

“唔，除了在过道有高跟鞋印和拖鞋印外，还有那双大号塑料底鞋印一直通向门外，再没有任何发现。”

张峤又对云波和刘严说：“来，再进行下一个，胶鞋印。”三人又从套间循着胶鞋印向外移动，

“史科长，快来看，这儿的纱窗被捅破了！”

史凌一头从套间钻出来，进了对门的厨房，顺着常虹的手指看去：北墙窗户关着，窗外的一扇尼龙窗纱被扯开，随着微微的夜风，一扇一扇地摆动；一颗固定窗纱的图钉掉在外面的窗台上；窗框开裂，插销也快要掉下来，显然是用螺丝刀一类长条形铁器撬拗所致。

常虹又在地上寻见一个烟蒂。他拣起来看了看，残存部分还能依稀分辨出烧焦的字迹。这是枫城产的一种高级香烟。常虹抬起头使劲地嗅了嗅，闻出屋内残存有一丝轻微的烟味。毫无疑问，烟头是今晚抽剩的。

这时，史凌又从窗台上揭下脚跟大小的两块泥片，翻过背面。是常见的胶鞋底花纹。他轻轻把泥片掰成两半，泥片

已经干透。

门外，张峤、云波和刘严跟踪胶鞋印进了厨房。最后，鞋印上了窗台就没有了。

当一切勘察工作就绪，侦查员们把尸体抬进警车内，又来到报案青年的家中，向他详细问明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。并询问了姜莉莉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情况。然后一行人来到搏斗过的树丛中，找到了罪犯逃跑时被树枝扯掉的一小块衣服碎片，提取了鞋印和血迹。

东方，晨曦的鱼肚白色正向高远处伸展，警车飞驰在驶往枫城公安局的公路上。

三 精兵强将

死者姜莉莉，被害前是市政府办公室的打字员。她的父母过去都是枫城市委领导干部，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先后被摧残致死，留下她们姐妹两个。姐姐在两年前出嫁后，家中的一切便都留给了姜莉莉。

姜莉莉工作后，可能是由于相貌出众，生活作风不加检点，很能招是惹非。她偏爱跳舞、交朋友，时常把一些打扮得怪模怪样，油头粉面的青年男女邀来跳舞，一折腾就是大半夜，吵得前后楼的人们不能入睡，邻居们规劝多次也无济于事，她照旧是我行我素，谁也管不着。

报案青年彭谦还说，姜莉莉今年年初结识了一个男朋友，名叫赵诚，在报社工作。至于两人的近况如何，就不大清楚了。